

慈善界名人列傳

兒童良友

廣學會出版

福建圖書

書

院

記

928.2
G514

慈善界名人列傳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良友

廣學會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再版

慈善界名人列傳

兒童良友

每冊國幣六角

(郵費另加)

編者 薄玉
譯者 馬鴻綱
出版者 廣學會
發行所 昆明發行人會

廣學會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雲南昆明北門街七十八號
華文印刷局

△版權所有▽

THE NOTED PHILANTHROPIST SERIES

THE CHILDREN'S FRIEND

A Life of Dr. Barnardo

By

MARGARET H. BROWN

Translated by

WANG KANG AND MARGARET H. BROWN

from J. WESLEY BREADY'S Book

“Physician, Pioneer, Prophet.”

Second Edition

P.

Postage Extra

ATURE SOCIETY

Road

Kunming Depot:

ing, Yunnan.

(Pictures by permission

Unwin)

譯者贅言

翻譯本非易事，顧全原文則失之譯文，顧全譯文則失之原文，求二者兼顧，則二者都要遜色。本書的著者，以文學的筆墨，和宗教的精神，而把貧兒教育家巴爾拿多描寫得應有盡有；其生動之處，頗足令人神往。惜譯者未能將其全副精神和筆墨譯出，頗爲遺憾。此不得不向讀者諸君深爲道歉的。

著者在本書的末章謂：「但他一生的偉大成功，却不是藉着他的學問，乃是由於他那單純的目的和火熱的心腸。他對於他的良心是絕對的服從，而永不貪便易。他對於一切的問題，都以「不對即是錯」的眼光去看，從來不加以妥協的。」譯者翻譯至此，頗覺有所警惕，尙希讀者注意焉。

巴爾拿多自歸依基督後，即決志在中國佈道。但於無意中發現了東倫敦的無衣無食

的棄兒。目觸心傷，覺得上帝是要召選他作那些棄兒的救星，他就在千難萬難中，奮不顧身，從事拯救苦兒的工作了。他於六十歲因積勞成心疾而死，而他所教育的棄兒已有六萬之多。他的教育是生活教育，在基督化的愛中，使兒童生長起來。他的教育是職業教育，使男女兒童各有職業以謀生活。他的教育是團體化的教育，使一切兒童服從團體，遵守紀律，而養成合作精神。巴爾拿多不只是近代的宗教家，慈善家，而更是一位最新的大教育家。

我們中國今日之無衣無食的苦兒，舉目皆是，不可勝數；較諸東倫敦實有更不忍言的慘狀。政府既無暇顧及，而有錢者復不肯提攜。嗟彼兒童流離載道，其誰之咎？！

本書的註解都附在每章之後。本書的譯者得到了著者各方面的指正和解釋，不得不深為致謝。

一九三七，二月，五日，於滬高橋鎮

原序

一位生人一走到英格蘭巴金斯特（Barkingside）地方的村莊，就不禁對於那地的美麗風景稱羨不已。這地早已被藝術家、建築師、和愛好風景之栽培花草的人，所稱讚爲「英格蘭之最美麗而迷人的村莊」。然尤有令人讚嘆不已者，即一眼望見那無數兒童遊戲的草地上，有莊嚴的禮堂、藤蘿遍佈的醫院、和宏大的紀念碑，這一切都赫然而羅列，像是對於這滿了生意的風景，加以如意的欣賞。這位生人或者要問道，爲什麼這一切的兒童都是女孩；他將被回答說，她們一共有一千五百位，這一切的女孩是住在九十一處隔開的小屋裏，而每屋中都有一個母親照顧一切。大概他們又告訴他說，這就是巴爾拿多（Barnardo）的女孩村莊家庭；這些健康快樂和高興遊戲，而不傷一花不折一木的女孩們，都是些無人照顧的苦兒，或至少在未加入巴爾拿多家庭以前都是無衣無食的。

這位生人聞此，或將不敢置之不信。

只坐十分鐘的汽車，就可把這位生人帶到武德斐爾橋（Woodford Bridge）在這裏他就看見，無論何處都是男孩遊戲。這裏的草地較少，而廣大的棒球（Cricket）足球場却頗多。此處共有七百五十個男孩，分住在三十四所隔開的房屋中，他們每家也有一個『母親』。本地址雖然不如女孩的美麗，而房屋却和女孩是一樣的潔淨；因為男孩整理房屋的才能，並不遜於女孩。這位參觀的人又請求加以解釋，他又聽見這種富於魔力的回答：『巴爾拿多，巴爾拿多的。』

設若你向一位英國人問道，『巴爾拿多的』是作何解釋？這將使他驚異不止，你既生長於此地，尚不知『巴爾拿多的』之意義，頗為可怪。牠在英國早已成為全國的機關了；然而牠的歷史却只有七十年。追溯其起源，當自多馬巴爾拿多（Thomas Barnardo）始。他是一位在倫敦的青年醫學學生。他看見了那許多無衣無食兒童之驚人的慘狀，這

些兒童永遠去失了發展的機會。他目擊心傷，就想或者在上帝的幫助中，他能對於那些苦兒有所貢獻。於是他就開始去努力這種事業。自從他拯救了他那第一個無家可歸的棄兒之日起，這工作就方興而未艾了。於是大廈相繼而起，機關各處分設；而直至現在，其建設內容已包含着男孩女孩模範村、禮拜堂、醫院、學校、圖書樓、游泳浴場、和俱樂部。

有兩個學校是專供訓練至海上作事的兒童之用。有一個大工藝學校是去教授兒童實用技藝（他們的鞋都是自己作的）。有十一處療養家庭，是專為生病的苦兒預備的。有十四處晝夜辦公的機關，分設在全國各要隘地點，去不分晝夜的收容一切苦兒。在七十年中一共收容了十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六個男女兒童，這一切兒童都是從孤苦、窮困、以及犯罪中救度出來的。此外還有五十萬兒童是得到了施衣、施飯、和供給臨時寓所的幫助。

無論誰一看見這樣偉大的成功，將不勝驚異；不得不捫心自問說，這人長得是個什麼樣子？他竟能作了這許多的實情！他是怎樣作的呢？這實在是個驚人的故事。這故事是在世界各處凡爲苦兒幸福曾經奮鬥過的人們所必須讀的。因爲他已爲貧苦兒童的利益，在戰場上作了開路的先鋒，而直至臨死，依然是始終如一，爲「兒童的運動」作了一位甘心樂意的殉難者。

兒童良友目錄

譯者贅言	一——二
原序	一——四
導言	一
第一章 降生與重生	一六
第二章 東倫敦向中國挑戰	三七
第三章 解除疑難	六五
第四章 工作的起始	七八
第五章 創造的演進	八八
第六章 信仰與冒險	一〇七

目

錄

一

女孩的村莊家庭	一二三
第七章 受審判	一三三
第八章 從審判而到勝利	一四三
第九章 巴爾拿多引導政府	一五七
第十章 巴爾拿多的殖民政策	一七一
第十一章 財政	一八一
第十二章 他的爲人與他的紀念物	一九三——二一〇

導言

一個偉大的復興

按照劍橋近代史的言論，英國在十八世紀的初葉，是一個唯物的時期；這時期是充滿了暗淡的思想，和抑鬱的盼望。但尙未到十八世紀的中葉，這時代忽然轉變了。那時有種運動發生，這運動的領袖，是一位極有能力的人；這人實具有起死回生之手，使那不毛之地復慶甦生（註一）。這運動就是危司利（Wesley）所領導的那福音復興運動。

這雖然是一位英國歷史家的批評，但這評判早已獲得其他各國歷史家的同情。阿雷維教授（Prof. Halvey）對於英國近代史有深刻的研究。他用了不少的心血，去細心研究英國的政治和經濟種種的機構，但他在那政治和經濟的範圍內，始終沒有發現出英國

社會之所以發展的祕訣來。至終他不得不作了以下的結論：那福音的復興，是影響英國近代史的主要因素。他認為這種運動第一先影響了教會（不只英國的聖公會），而至終造成了輿論。他又進一步說：『我們要拿這運動作為主要的原因，去解釋英國社會之為何如此的鞏固，牠竟能渡過了那革命和危機的時期，而安然無事。我們對於這近代英國之謎，只好如此的說：她是頗近於無政府，但並未害及社會秩序；她是很實際且公事化，但很宗教而又虔誠。』

本書的主人翁巴爾拿多醫師對於這種見解，一定要深表贊同。他終身的工作，就直接受了這宗教復興的影響。

無論人們之是否承認這福音復興就是英國社會復興的基礎，但在十八世紀的末葉英國民衆在良心方面有一種大的覺悟，却是人人所不得不承認的；這種覺悟便成了社會改革之母。從這覺悟發生了一種整個的新社會觀念；人們重新去恨惡獸性的放縱，和重新

去克服殘忍與暴虐的動機（註二）。即便那在十九世紀之哄動一時的慈善運動，也是發源於這種良心的覺悟。那時有一千個團體從事這慈善的運動。本運動的工作不只供給人們的自助和道德力，也是去發揚和促進人類的關係。

這十八世紀之偉大的良心覺悟早已成爲事實，這事實是人人所公認的。而其辯論之唯一焦點，就是使這事實發生之直接的原因究何所在的問題。當我們把一切的證據加以詳細的研究後，我們就很清楚的找出兩種動機來：一種就是在英國的福音運動，而另一種就是在歐洲的急進運動，這種運動普通稱爲人道主義的運動。巴爾拿多醫師就是受了這兩種運動的影響；至其詳情，我們以後再爲申述。爲要明瞭那造就他的動力起見，我們必須對於這兩種運動加以約略的研究。

完全屬乎現世主義的人，承認人道主義的復興只有一件足資注意的事，這件事就是那法國革命的哲學家。盧梭（Rousseau）和福耳特耳（Voltaire）就是他們的最高

之神，次要的就算是孟德斯鳩（Montesquieu），彌拉波（Mirabeau），和其他的哲人。這一些人的思想系統雖然各有不同，但在醉心於唯理論的人看來，他們却具有同等的無上價值。他們是法國革命的前驅，而法國革命却被認為是近代自由和社會進步的基礎。

自然那法國的革命，實在有不少的貢獻，但如將其成敗加以總檢討，則得不償失。即由那起初深表同情的人看來，這革命所貢獻的除了使社會混亂而外，別的沒有什麼。在英國之思想自由最高的人，如威至威士（Wordsworth）和福克斯（Fox）。他們起初對於這革命的肇始，是無任的慶賀，但及至看見牠所結的第一個果子，却反而生厭了。我們必須要知道，法國革命哲學家之教訓的要素，是基於英國的自然主義。但自從英國受了自然神教的統制，而社會的情形即愈趨愈下。在這偉大的宗教復興又把那些民衆之思想和情緒燃起之前，社會的景况簡直壞得不堪設想了。

我們還要注意的一點，在法國那不可遏止之過急主義所造成的混亂局面，使那窮兵黷武的暴君得乘機而起；因為只有在拿破崙的大軍強制之下，社會的秩序纔得以恢復。然有些過急主義因那社會恢復治安，而稍爲斂跡，但其結局，却是徒增加了反動而已。法國由這痛苦的經驗中纔知道，革命並於社會進化無大裨益，它對於社會的貢獻，也不過利害參半而已。及至法國漸漸的醒悟過來，她就把那在革命時期中所毀壞的，又重新加以建設；她這纔明瞭，那過急主義如離開了道德和宗教的價值，也不過舉槌擊空適以自困耳。

無論歐洲之社會改革的來源是什麼，也無論那現世之唯理主義的貢獻是多少；而英國之舊社會制度的煥然更新，却未經流血即告成功。因為戰爭的可怖是人所共知，我們只好翻然改圖，另尋社會改造之路。

我們若說近代英國社會的進步都是發自一個來源，那自然是不對。但那一般人之重

新狂熱的去擁護生命的宗教，即以這復興爲出發點，已成事實。這宗教是主張以上帝爲父，以人類爲弟兄；且對於就是已經墮落到底的生靈，也認爲有無上的價值。

在那復興以前，自然神教和維理主義二者常混爲一談，把那些執政階級的生活完全佔據了。有一位著作家會說：『上帝在這時代中，的確是落伍了』。一切自以爲聰明的人，都以『自然』的論調爲時尚。但究其實他們尙不知『自然』二字爲何物。他們竟大談而特談起自然律、自然權利、和自然的宗教來了。一切的事情在他們的言論中都是出於自然，要服從自然，要與自然在精神上發生團契；然而同時他們那一切之高貴的情緒、志願、和感覺，却早已被壓迫的卑卑苟苟而無所不至了。

他給這個時代名之曰理智的時代，但在這時代的支配之下，人類的惻隱之心早已消歸烏有了。英國快退化成一個階級制度的國家。社會的景况實在是像烟霧彌空。奴隸的販賣盛極一時，且年年有增無減。這種奴隸販賣的商業，是比任何的國際貿易都需用較